

外 国 网 络 幻 想 小 说 精 品

游戏与阴谋

刘海栖 / 主编

〔德〕莱茵霍尔特·齐格勒 / 著

王佐良 / 译

漂流瓶丛书

BUG
HORSE
VIRUS



明天出版社

PIAO LIU PING CONG SHU

外国网络科幻小说精品

游戏与阴谋

刘海栖 / 主编

[德] 莱茵霍尔特·齐格勒 / 著

王佐良 / 译

丛书名 漂流瓶丛书·外国网络科幻小说精品
书 名 游戏与阴谋
著 者 [德] 莱茵霍尔特·齐格勒
译 者 王佐良
出版者 明天出版社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电 话 (0531) 2060055—4710
发行者 各地新华书店
印刷者 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
地 址 山东省莱芜市凤城西大街 149 号, 邮编 271100
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 787 × 1092mm 32 开
印 张 10.375
千 字 135
印 数 1 ~ 5000
I S B N 7 - 5332 - 3337 - 9 / I · 841
定 价 11.90 元

Version 5 Punkt 12 by Reinhold Ziegler

Copyright © 1997 Beltz Verlag, Weinheim und Basel

Program Beltz & Gelberg, Weinheim
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Beltz & Gelberg

Verlag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&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00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



内 容 提 要

在新世纪到来的除夕夜，十五岁的图波尔离家出走了。图波尔是个计算机迷，他一直向往一种虚拟现实世界的生活，因此对现实中的一切都不感兴趣。几年后的一天，他离开女友诺拉，来到虚拟现实的样板城市沃维森并在数据中心找到了一份工

作。可是在这里他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，计算机控制一切的现实简直让他无法忍受，他只好在酒精和无聊的电视节目中打发时光。一个偶然的机，他遇见了前东德女间谍克莉丝，他们都对计算机控制一切的现实深恶痛绝。一天，图波尔女友的丈夫因孤独自杀了，这件事使他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动，他认为这是计算机统治一切的结果。在老谋深算的克莉丝的策划和怂恿下，一个摧毁数据中心的行动开始了……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游戏与阴谋/ (德) 齐格勒著; 王佐良译. — 济南: 明天出版社, 2000.7

(漂流瓶丛书. 外国网络科幻小说精品)

书名原文: Version 5 punkt 12

ISBN 7-5332-3337-9

I. 游… II. ①齐…②王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 - 德国 - 现代 IV. 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34461 号

Am08/02



第 一 天

我并不想改变这个世界，但是我实际上这样做了，我感到很遗憾。

是啊，先生，我知道，我不应该作什么声明，也不要道什么歉，而是应该首先介绍一下我的个人数据。我的 π 卡号码是 02202606840013。我的名字叫图波尔·博特。我 1984 年 6 月 26 日出生在当时叫做联邦德国的菲斯滕菲尔特布鲁克。我母亲叫安妮玛丽，来自菲斯滕菲尔特，我父亲叫尤利斯·芬德尔，来自慕尼黑，不过他那时跟我们已经很少来往了。

我在菲斯滕菲尔特布鲁克长大，在那里上了小学，后来又上了综合学校，2003 年我在慕尼黑高中毕业。从那以后，我又在大学学习统计学，重点是市场研究，并从这个专业毕业。那时是 2010 年，离现在已经有十五年了。从 2013 年开始，我住在沃维森。





您想知道更多有关慕尼黑的情况？您为什么对慕尼黑感兴趣呢？那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吗？

您想要弄清事情的整个来龙去脉，那得从我这里开始。首先，我对慕尼黑的印象很好。十五岁的时候我离家出走了。说得确切一点，那是一个除夕夜，1999年的除夕夜。您也许知道，人到了十五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，是吗？哦，是啊，也许您不知道。我在那个年龄的时候好奇心很强，甚至是如饥似渴地想了解一切。我在家里待得早就厌烦了。我母亲一直是很宽容的，她忍辱负重，您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。有个男人让她生了一个孩子，这是命运，她说，她命中注定是要生下我的。我的童年不怎么好，她想方设法让我长大。那个男人付一点儿钱，她自己挣一点儿，不管怎么样就凑合着过。无论如何日子总得活下去，我总是听她这么说。她在家里替人家干活，用那么一台老式的PC机，为附近的一家公司做税务报表。可是盛行破产的时候来到了，她的公司也关了门，她背上了一身的债。这又是命





运。当然她又到了别的公司里工作，干了一阵子，那家公司也倒闭了。然后有一阵子是晚上去当招待，那时我大约十二岁。我一个个晚上孤孤单单的，就在她那台不用了的计算机上敲敲打打。我进入了因特网，交上了几个玩计算机的伙计，一切就这样开始了。

不，我可不把自己算做黑客，过去不是，现在也不是。我摆弄计算机，只是为了弄懂那些我懂得很少的事情。我跟人们结交，又散伙，那些人都是干这一行的。我跟他们只是聊天，不是交朋友，交朋友是以后在慕尼黑的事了。我在因特网上漫无目标地游荡，常常把自己扮成个大人，因为我用了我母亲的 π 卡号码。有一次，我用她的号码参加了一个单身汉晚会，却惹了一肚子气，因为他们从我母亲的账号上划走了二百欧元，还不断地给她寄来账单。可她要用这笔钱来买所有的东西，因为她没有男人。哎呀，也许吧，谁知道呢？

那几年我就这么对付着过来了。





除夕夜，是的。我们两个站在阳台上，就像两颗从天空中抛出来的卫星，只围绕着自己旋转，偏离了地球，迷失了方向，变得一无用处。可我才刚刚十五岁。

“妈妈，一个新的千年开始了。”我对她说，“一切都会变的。我们又会升上去的，妈妈，我们会变得很大，我们想干什么，很容易就干成了，就像伸伸胳膊踢踢腿那样，你明白吗，妈妈？只要我们干，就很简单！”

她用那双疲惫的眼睛看着我。“我什么也不会干了。”她说。

她那时候四十岁，大约就是这个岁数吧。我必须得算一算。我是十五岁。您懂吗？这两个年龄代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。就像她说的“我什么也不会干了”——我是说，四十岁的年龄并没有到头。我和她，这两个世界很轻易地就分开了，两颗卫星，失去了共同的轨道。她一点也没有向我表示出我是她不可缺少的，或者诸如此类的意思。她本来就什么也不想要了，她也不要我了，我想。我们面对着第三个千年，在我们面前，天空将是明亮的，色彩绚丽。我头脑里的旋涡在急





速地旋转，血液在喷涌。可她还是用那双疲惫枯涩的眼睛看着我，说：“我什么也不想要了。”

“放屁。”我对她说。后来我感到后悔，这样的话是不能对母亲说的，我心里其实也不想这么说，可我还是把它说出来了。“可怜的人。”我也许该这么说，或者说“可怜兮兮的”，可人在这样的情形下是想不到的。

我穿上衣服，套上鞋，披上外衣，扣上帽子。在三层楼的阳台上是很冷的。我走到冰箱边，拿出我们的那瓶香槟酒，走了。听起来挺滑稽的，但我还是这么轻易地跟母亲分手了，就是说了结了，您懂吗？就像一个男人跟他不喜欢的女友分手一样，我简简单单地走了。她认为那是命运，就跟所有的一切一样。从孤独到更孤独并不远，她反正什么也不想要了，对我也就无所谓了。

我跑出门去，腋下夹着那瓶香槟酒。可是，等我到了外面，我才知道，一切都过去了。我不知道要去哪儿，我也不知道该到哪儿去弄钱，去弄一套住房，可我知道，童年已经过去了。门关上了，童年结束了，它已经不值得留恋。没有什





么伤感，反而是激动和说不出来的乱糟糟的心情，还夹着一点满足和兴奋，也许还有点愤怒，是的，不过更多的还是希望和激动。半夜的时候，我让瓶塞子从瓶子里迸出来，它蹿得很高，消失在布满彩色条纹的天空中。它没有返回来。我喝起来，还把瓶子递给周围的人，街上站满了人。我的心情越来越好。有人把我带到了慕尼黑，我奔跑着穿过整个城市，直到天亮。

洛曼是我的叔叔，我们都叫他洛。他大约比我母亲年轻十岁，那时刚刚三十岁。他独自一个人住在慕尼黑的一套最差劲的房子里，在我看来就是最差劲的。那是一幢旧房子的底层，从窗子里可以看见邻居家没有粉刷的肮脏不堪的砖墙。他的窗子透不进光线，更不用说看见太阳了。

“这也没什么不好，”他总是这么说，“这样在屏幕上就没反光啦。”

也许在他看来，黑洞洞的屋子和总也去不掉的发霉的气味是有好处的，不过我没问他是什么好处。他没有职业，从来就没有过，如果有职业，他就得离开他那个洞穴。我不知道他从哪儿







挣来钱，他的钱很多，他用不着这么多。在他的生活中没有白天黑夜，没有周末，也没有一年四季。他只有计算机。我甚至不知道他那时候吃不吃饭，睡不睡觉。可是我需要他——我的叔叔洛。我惟一的叔叔，我没有多少亲戚。

妈妈说，洛是个性格古怪的人。从我母亲的嘴里说出来的，就总是这样的话。在我看来，我们这一家子都是古怪的。

新年的早晨，我摁响了洛的门铃，起先什么动静也没有，这我是料到的。虽然我不常跟妈妈一起到这儿来，可只要我们摁门铃，头三四遍他是不会有什么反应的。门外没有什么他感兴趣的事，除了他的计算机。对外面的事，无论好坏，他都充耳不闻。没有什么理由让他去开门，除非门铃响个不停，刺激了他的神经，他才会去开门。

“图波尔。”他看见我的时候就这么说了一声，丝毫也不感到奇怪，也没有任何责备，一点儿也不像母亲所预料的那样。他仅仅是看到了，在他的门外边，站着图波尔。他开了门，然后径直回到他的屏幕前，我跟着他走进去，随手挪开





几样东西，腾出一个平点儿的地方坐下来。

“今天是新年，”我说，“2000 年的新年。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，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继续在他的键盘上敲打着，“已经在网上的废话里看到了。”

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似乎是在等着他问问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我那时毕竟才十五岁。那是 2000 年的第一天，我在早晨六点钟的时候腋下夹着一个空的香槟酒瓶子，有点醉醺醺地，失魂落魄地站在他的门口。他要是能问我点儿什么，那对我是很好的。可是他背对我坐着，手指在键盘上滑动。他的头发老长，用一根橡皮筋勒在后脑勺上，这样，头发就不会盖到眼睛上了。他的背驼了，套头毛衣是旧的，牛仔裤磨得破破烂烂。我突然问自己，除了因特网，他有过性的事儿吗？

“洛！我得在你这儿待一阵子。”

“她把你赶出来了么？”过了一会儿，他头也不回地问。

“我自己跑了，我再也受不了她了。”





他点点头。

“那儿有一张小床。那堆衣服就扔到墙角里吧。”

“我什么也没带来，”我说，“只有这个。”我喝完了最后一口香槟，酒还是温热的，已经变了味，也许它会让我倒霉的。

“你能给我钱吗？”

“钱？”他惊奇地问，他肯定得好好想一下，钱是什么东西，“钱，啊，当然啦。这儿，你自己拿出点儿来吧。”他递给我一个纸袋子，那里面全是一百元的，肯定有好几千欧元。我拿出了五百欧元。

“我得睡了。”我说。

我进了浴室，扯开衣服，然后把小床腾空，就躺在了上面。我就这样突然之间长大了，我心里很不好受。

我在慕尼黑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。洛其实并不那么可怕，也许要让他和一个人合得来，还需要时间。在我需要他的时候他帮助我，除此之外，他就把我扔在寂静之中。我通过电子邮件





同妈妈保持联系，因为这样我可以尽量少说话。妈妈一点也不想把我把接回去，这对我来说倒是挺好的，不过心里也挺难过的。我需要签字的时候，就把要签字的东西寄给她，第二天就能收到签好了字的邮件。我转了学，在洛住的街区找了一个房间，还建了一个账户。洛把他的计算机给了我一台，这样，我就可以把一切都连接在一起了。

开始的时候我用洛的钱来生活，后来，妈妈也寄钱来。

“这是你父亲的钱，再加上一点儿我的。”她在我的屏幕上这样写着，“没有更多的了。”

二月中旬的一个晚上，我坐地铁回家，想拿点儿东西。屋子里空空荡荡，没有人。我也没有告诉谁。我把衣服塞进两只箱子，还有些上学用的和我用得着的东西。当我走出自己的房间时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房间里堆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：玩具、小动物、电子的小玩意儿、书、图片、唱片、键盘、电子萨克斯管、头盔、玩具汽车、潜水眼镜、杂志……我很高兴，能让所有这一切都留在这儿。

